

弘历皇子时期书法学习经历考

王亦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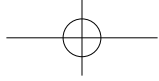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比较完整的乾隆皇帝在皇子时期的书法习作,当时称为“仿”,这些习作不仅记录了从康熙六十一年冬到雍正十三年八月期间,弘历每天临摹字帖的情况,而且还保留了大量的授课老师的硃笔批阅。本文在对这些“仿”作进行整理与分期的基础上,对弘历的书法启蒙、父祖影响、选帖安排、纸张使用、老师指导以及个人喜好等几个方面再行考证和研究,以期还原一个相对真实而完整的清代皇子书法学习的情境,从而为更准确地评价弘历的书法艺术提供一些详实的资料和一个全新的角度。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书法学习是清代皇子教育中重要的组成,是每天课业的第一部分。第二,弘历的系统书法教育始于雍正元年,主要学习方法是临摹楷书,期间经历了以摹写颜真卿《多宝塔碑》打基础,以摹写唐诗、《千字文》等学习大楷,以摹写王羲之《乐毅论》学习小楷,以摹写《瑞麦赋》重新学大楷四个阶段。第三,弘历的书法学习与家庭前辈的喜好、老师的指教暨字帖选择和字体练习次序密切相关。最后,雍正皇帝的突然去世,打乱了弘历书法学习的进程,对其书法的进步造成负面影响,使得他的风格水平过早定型,难有更高的艺术成就。

关键词 弘历 写仿习作 分期 皇子书法教育

一 引言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留下书法墨迹最多的一位君主,其书法作品为世所习见。虽然从艺术角度看,他个人的书法成就并不是很高,难以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其特殊的帝王身份和对书法极强的兴趣,使他在传世书作的收集、鉴赏、考证、临写与传播诸方面用力尤勤,对后世书法史的研究贡献颇多。一生对书法艺术如此迷恋的人,其自身的书法修养自然受人关注,可是历史上对乾隆书法的评价却不够客观全面。因帝王之尊,能够近距离接触乾隆并了解其书法创作的词臣们对其作品都是极尽赞美之能^{〔1〕},难以客观;民间及后世对他的评价,或简单以取法赵孟頫论其书学渊源,或笼统以单调乏味、缺少变化评其笔墨特点,亦失之片面;特别是关于乾隆书法学赵字的观

〔1〕 在很多乾隆帝的作品后面,都有当时词臣们奉旨书写的题跋,其中对于乾隆书法水平所谓“契其神妙,集其大成”的评价与推崇,皆是讨皇上欢心的面谀之词,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可笑。



点，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①。我们知道，书法学习讲究基本功，启蒙阶段的基础打得如何，对以后个人书法水平的高低有重要影响。因此，我们对乾隆书法的评价不仅要重视其成年以后的作品，更应参考他启蒙阶段的墨迹。近年在整理清宫旧藏帝后书法时，发现一批乾隆为皇子时期的书法习作，时间从康熙六十一年冬月开始，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八月结束，保存完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弘历从十二到二十五岁做皇子时期的学书经过，这不仅使我们能全面深入地了解乾隆的书法基础是如何形成的，也有助于我们对清宫皇子学习制度的进一步研究。

这批弘历做皇子时期的书法习作与其部分诗文稿一起保存在两只雕漆木箱中，从箱子上面镌刻的“乾隆御稿”字样看，箱子是专门储存其御制诗文稿的，其中也包括他在皇子时期的诗文稿，估计这批书法习作在当时是与其他诗文稿一起收藏的。这些书法习作当时被称为“仿”，是清宫对皇帝、皇子书法习作的统一称呼，目前故宫博物院保存的一些顺治皇帝的书法习作，如其楷书临写的《千字文页》，也被称作“仿”。初步统计，乾隆的写仿习作有满文和汉文两种，其中满文装订成13册，是从雍正元年到十三年期间所写；汉文则分装于14包，有的装订成册，有的仍旧是单页保存。本文将就这批汉文“仿”的整理和研究情况进行一个总结。

二 弘历皇子时期书法写仿习作的整理

这些“仿”都是写在白绵纸和荆川太史纸上^②，这两种纸尺寸不同^③，书写字体亦不同，其中大楷书于白绵纸，小楷书于荆川太史纸^④。写仿外面以麻纸包裹，基本一年一包，每包外面有墨书“雍正某年仿”的字样，从书写笔法风格和行文款式看，应是乾隆本人所写。今天的整理便以每包外面墨笔标注的年代为顺序，从早到晚。其中，有年份混淆的，则根据时间恢复其年代顺序；未标注纪年的，则置于最后。每包之内有月日记录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其书写内容；未记月日的，亦列于最后。这批汉文“仿”共计1795页。

第一包第一小包，墨书“六十一年冬至元年冬仿”^⑤，即1722-1723年，弘历十二岁至十三岁。书于荆川太史纸或白绵纸，计262页。临摹内容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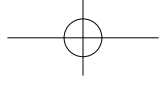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① 参见马宗霍：《霁岳楼笔谈》，载《书林藻鉴》卷一二，页194，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② 这类纸上有的背面印有“源振号定厂荆川太史纸”红色印记，荆川太史纸为一种江西产的竹制熟纸，明清时期多印书使用，如明崇祯四年(1631)归安茅氏刊本《唐宋八大家文钞》、清乾隆时写刻本《明诗别裁集》等。此纸因薄而透明，便于影写，当时亦多用于书法描红或描绣像，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曾提到这种纸。惟时间久而易变黄变脆，是其缺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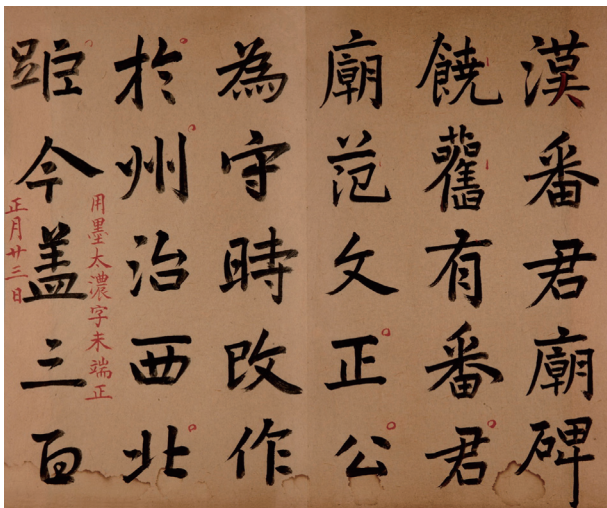
③ 白绵纸一般每张纵31厘米横45厘米左右，荆川太史纸每张纵25厘米横30厘米左右。

④ 康熙六十一年冬至雍正元年的大楷“仿”书于荆川太史纸上，这是个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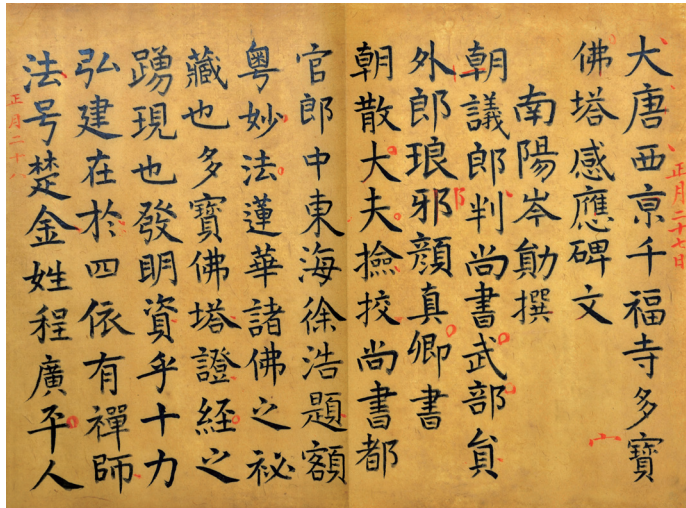
⑤ 第一包内有两包，第一小包是从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元年，第二小包是雍正三年仿，现分作两年记录。



〔图一〕弘历纸本楷书摹《番君庙碑》页



〔图二〕弘历纸本楷书摹《多宝塔碑》页



1、正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楷书摹《番君庙碑》中开始部分“汉番君庙碑。饶旧有番君庙，范文正公为守时改作于州治，西北距今盖三百”〔图一〕。

2、正月二十四日，楷书临摹《多宝塔碑》中开始部分“大唐西京……郎中东海”。

3、正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楷书节临《千字文》中一段“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维鞠养，岂敢毁伤。女慕贞洁，男效才良。”每字两遍。此包中仅此二页用白绵纸书写。

4、正月二十七日至九月十九日，楷书临摹《多宝塔碑》中开始部分，到“姓程广平人”^{〔1〕}〔图二〕。

5、无日期，楷书五言诗：“圣德配天地，神功施万方，精勤明至理，永俾兆人康。仲夏月书。”^{〔2〕}二页。每字两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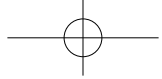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6、无日期，楷书临《明皇西岳华山碑铭》中一段：“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岳镇其域。阴阳交畅，则品物形矣。精气相射，则神祇着矣。”一页。

7、无日期，楷书摹《番君庙碑》开始部分一页。第6、7两页的荆川纸较长，不像前述内容的用纸那样，裁成统一尺寸，推想应不是雍正时期正规的习仿作业。

第一包第二小包，墨书“三年正月至十二月仿”，即1725年，弘历十五岁。书于白绵纸，计105页，临摹内容为：

〔1〕 后面“仿”中重复出现的诗文，均略去内容。

〔2〕 此诗不知作者及时代，从内容及弘历之后反复书写这首诗的现象看，似是与颂赞康熙有关。后文中引此诗，均以“五言诗”称之。



1、正月二十四日至四月初一，楷书唐李中《早春》诗：“一种和风至，千花欲放妍。草心并柳眼，长是被恩先。唐李中诗。”^①

2、四月初二至七月二十一日，楷书唐张仲素《圣明朝》诗：“九陌祥烟合，千春瑞月明。官花将御柳，先发凤凰城。张仲素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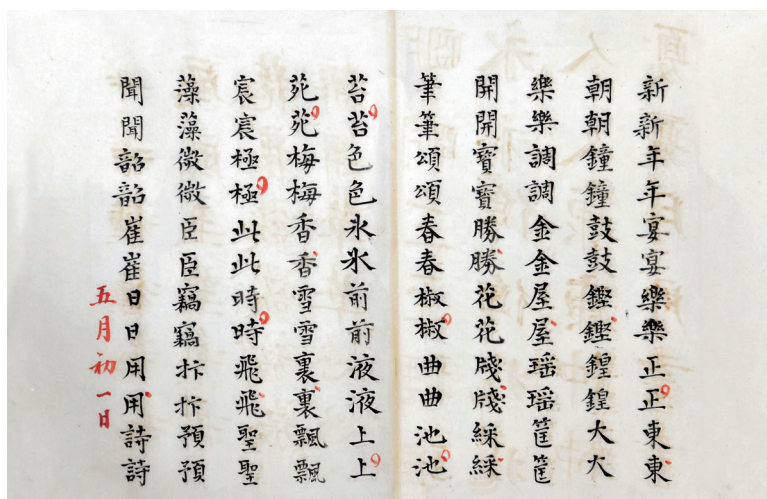
3、七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初九，楷书唐李中《早春》诗。

4、九月十一日至十月二十九日，楷书唐苏颋《奉和圣制人日清晖阁宴群臣遇雪应制》诗：“楼观空烟里，初年瑞雪过。苑花齐玉树，池水作银河。七日祥图启，千春御赏多。轻飞传彩胜，天上奏薰歌。”

5、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楷书五言诗。

6、十二月初一至二十一日，楷书唐李中《早春》诗。

〔图三〕弘历纸本楷书唐崔日用《奉和人日重宴大明宫恩赐彩缕人胜应制》诗页



第二包，墨书“二年正月至十二月仿”，即1724年，弘历十四岁。书于白绵纸，计240页，临摹内容为：

1、正月十九日至四月初八，楷书五言诗。每字两遍，一天一页（非特别注明，下同）。

2、四月初九至闰四月初八，楷书唐李中《早春》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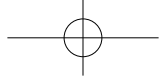
3、闰四月初九至五月十九日，楷书唐崔日用《奉和人日重宴大明宫恩赐彩缕人胜应制》诗：“新年宴乐正东朝，钟鼓铿锵大乐调。金屋瑶筐开宝胜，花笺彩笔颂春椒。曲池苔色冰前液，上苑梅香雪里飘。宸极此时飞圣藻，微臣窃抃预闻韶。崔日用诗”〔图三〕。

4、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楷书唐李中《早春》诗。

5、五月二十七日至九月十四日，楷书五言诗。

6、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二日，楷书唐苏颋《奉和圣制人日清晖阁宴群臣遇雪应

① 原诗“千花欲放妍”一句，《佩文斋广群芳谱》作“千花未散妍”，《全唐诗》作“千花未放妍”。



制》诗。

7、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初一，楷书五言诗。

8、十二月初二至十二月九日，楷书唐司空图《早朝》诗：“白日新年好，青春上国多。街平双阙近，尘起五云和。司空图诗。”

9、十二月十日，楷书唐张仲素《圣明朝》诗。

10、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日，楷书五言诗。

第三包，墨书“四年正月至十二月仿”，即1726年，弘历十六岁。书于白绵纸，计149页，临摹内容为：

1、正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楷书唐苏颋《奉和圣制人日清晖阁宴群臣遇雪应制》诗。

2、正月二十四日，楷书宋苏轼《春帖子词》：“草木渐知春，萌芽处处新。从今八千岁，合抱是灵椿。春帖子词。”

3、正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楷书五言诗。

4、三月十九日至五月初八日，楷书唐蔡少霞《新宫铭》一段，“良常西麓，源泽东瀛……仙翁鹄驾，导师冰洁”。每字仅书一遍。

5、五月初九至六月初一，楷书《千字文》：“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吊民伐罪，周发殷汤。坐朝问道，垂拱平章。”

6、六月初二日、初三日，楷书五言诗。

7、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初五日，楷书唐李中《早春》诗。

8、十一月初六日至十二月二十日，楷书明李舜臣《徐锦衣西园》诗：“暖日红芳树，晴烟碧小溪。春风二三月，定有好禽啼。甲辰夏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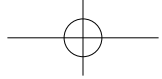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第四包，墨书“五年正月至十二月仿”，即1727年，弘历十七岁。书于白绵纸，计234页，临摹内容为：

1、正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二日，楷书宋苏轼《春帖子词》。

2、二月十三日，楷书元张简《和铁崖小临海》诗：“偶坐松根石，相看说大还。昆仑云一朵，唤作九华山。元张简诗。”

3、二月十四日至十七日，楷书唐李中《早春》诗。

4、二月十八日至又三月十八日，楷书宋苏轼《春帖子词》：“暘谷宾初日，清台告协风。愿如风雨信，长与日俱中。春帖子词。”



- 5、又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二十三日，楷书唐蔡少霞《新宫铭》。每字仅书一遍。
- 6、四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十四日，楷书《千字文》，“景行维贤……渊澄取映”。
- 7、六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十二日，楷书《千字文》，“坐朝问道……靡恃已长”。
- 8、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十二日，楷书唐李中《早春》诗。
- 9、九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日，楷书梁简文帝《咏云》诗：“乡云舒五色，玛瑙应霜天。玉叶散秋影，金风飘紫烟。梁简文诗。”^①

第五包，墨书“雍正六年正月至十二月仿”，即公元1728年，弘历十八岁。书于白绵纸，计208页，临摹内容为：

- 1、正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十五日，楷书梁简文帝《咏云》诗。
- 2、二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七日，楷书元张简《和铁崖小临海》诗。
- 3、五月十八日至八月初十日，楷书《千字文》一段，“天地玄黄……秋收冬藏”。
- 4、八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十三日，楷书《千字文》一段，“闰馀成岁……玉出昆冈”。
- 5、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二十七日，楷书唐张九龄《龙池圣德颂·灵泉》：“倬彼东井，昭章于天。沉精降液，下为甘泉。甘泉有泚，芳洁如醴。泌之洋洋，其深靡底。清德之鉴，柔道之体。洪源浚规，实天所启。”^②并隋许善心《神雀颂》：“丹乌流火，白雉从风。栖阿德邵，鸣岐祚隆。未若仙雀，近贺王宫。九苞何有，万福来同。化玉黼宸，街环陛戟。上天之命，神贶攸格。”^③两天写一页，一页两首，每首一遍。
- 6、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二十日，楷书唐孙逖《正月十五夜应制诗》诗：“洛城三五夜，天子万年春。彩仗移双阙，琼筵会九宾。舞成仓颉字，灯作法王轮。不觉东方白，筵随御柳新。右孙逖元夕应制诗。”^④并明金善《元夕午门赐观灯》诗：“午夜开阊阖，千官列佩珂。御烟随宝篆，华月送清歌。岁久君恩重，时平乐事多。金吾知不禁，试问夜如何。右金幼孜元夕观灯。”^⑤亦两天写一页，一页两首，每首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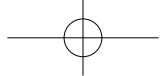
① 按康熙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八录此文作“浮云舒五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按康熙御定《渊鉴类函》卷三三中的原文与之稍有不同，“章”作“彰”，“甘泉”作“灵泉”，“芳洁如醴。泌之洋洋，其深靡底”作“其深无底，泌之洋洋，其甘如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许善心《神雀颂》原文“若”作“如”，“九苞”作“五灵”，“万福来同”作“百福攸同”，“神贶攸格”作“明神所格”，参见《隋书·许善心传》卷五八引，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按康熙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三五录此文作“不觉东方日，遥垂御藻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按康熙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三五录此文，“午夜”作“五夜”，“随宝篆”作“浮宝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图四〕弘历纸本小楷书摹《乐毅论》页



第六包，墨书“七年正月至十二月仿”，即1729年，弘历十九岁。书于白绵纸，计110页，此包写仿仅到七月十三日。临摹内容为：

- 1、正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八日，楷书唐孙逖《正月十五夜应制诗》诗和明金善《元夕午门赐观灯》诗。格式同去年。
- 2、五月初九日至六月十八日，楷书《千字文》一段，“闰余成岁……玉出昆冈”。
- 3、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三日，楷书《千字文》一段，“天地玄黄……秋收冬藏”。

第七包，墨书“捌年正月至十二月仿”，即1730年，弘历二十岁。书于荆川太史纸，计68页，临摹内容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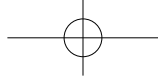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 1、正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九日，小楷书临摹《乐毅论》，每遍双行，第二天重复前一天，以后方式同此〔图四〕。
- 2、无月日，小楷书临摹《乐毅论》三遍，内容不全，有缺页，计有十九页。
- 3、无月日，小楷书节临赵孟頫《闲邪公传》，内容是“闲邪公李姓讳秉彝”至“立碑以颂遗爱癸未”一段，计六页。
- 4、无月日，楷书《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夫纸者，阵也；笔者，刀鞘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本领者，将军也；心意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扬扬笔者，吉凶也；出入也。”^{〔1〕}一页。

第八包，墨书“九年仿在内”，即1731年，弘历二十一岁。书于荆川太史纸，计43页，临摹内容为：

正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小楷书《乐毅论》。

第九包，墨书“十年正月至十二月所写仿在内，十二月二十日收”，即1732年，弘历二十二岁。书于荆川太史纸，计59页，临摹内容为：

〔1〕 弘历此页中“扬”字重复写一遍。



1、正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小楷书《乐毅论》。

2、无月日，行草书临董其昌书《淳化阁帖》的部分内容，包括宋儋《接拜帖》两段，“自一接拜情同弟兄……傴僂未已殆将有辰”、“今秋尽野外草木变衰……时闻真声迴闲笙鹤此复异”，计三页；僧智果书《梁武帝评各家书》一段，“如扬州王谢家子弟……未成长而体骨甚峭快吴拖”，五页。共计八页。

第十包，墨书“十一年所写仿在内，十二月二十一日收”，即1733年，弘历二十三岁。书于荆川太史纸，计48页，临摹内容为：

正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小楷书临摹《乐毅论》。

第十一包，墨书“十二年仿在内”即1734年，弘历二十四岁。书于荆川太史纸，计18页，临摹内容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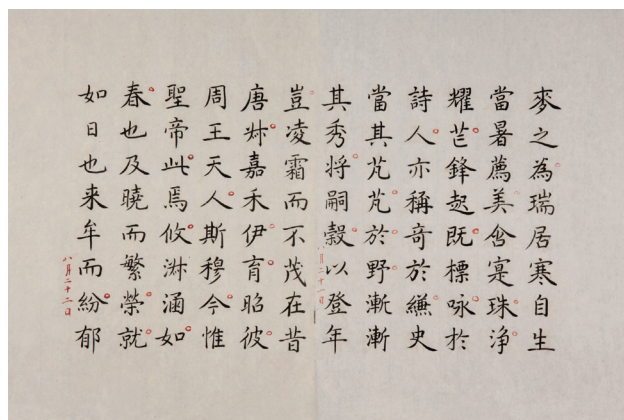
正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九日，小楷书临摹《乐毅论》。

第十二包，墨书“十二年仿”，即1734年，弘历24岁。书于白棉纸，计71页，临摹内容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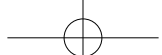
六月初一至十二月二十一日，楷书节临唐任瑗所作《瑞麦赋》一段：“麦之为瑞，居寒自生，当暑荐美。含实珠净，耀芒锋起，既标咏于诗人，亦称奇于缣史。当其芄芄于野，渐渐其秀，将嗣谷以登年，岂凌霜而不茂。在昔唐叔，嘉禾伊育，昭彼周王，天人斯穆。令惟圣帝，此焉攸淑，涵如春也，及晓而繁荣；就如日也，来牟而纷郁。”^{〔1〕}两天写一遍。

第十三包，墨书“十三年仿”，即1735年，弘历二十五岁。书白棉纸，计83页，临摹内容为：

〔图五〕弘历纸本楷书节临唐任瑗《瑞麦赋》页



〔1〕（清）汪灏编康熙《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收录此赋，原文中“居寒自生”前有“其德至矣”一句，“涵”和“就”下都有“之”字，“晓”字作“昼”字。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正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二日，楷书节临唐任瑗所作《瑞麦赋》〔图五〕。

第十四包，外包纸上无墨书纪年，里面每页亦无月日，书于荆川太史纸，计97页，临摹内容为：

小楷书临摹《毛诗·唐风》八遍。

以上是弘历汉文书法写仿的全部内容，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由早到晚排列，其中有些内容和对应的年代时间需要调整，下文将详细考证。

三 弘历皇子时期书法学习的分期

上述书法写仿的整理，将弘历在皇子时期学习书法的经历大致清楚地展现出来，这其中有如下两点需要说明。

首先，按照写仿作品的记年，第一包始于康熙六十一年冬，但从每页所记日期看，基本上是雍正元年所书，真正属于康熙六十一年冬的书法习作不太多，因为弘历在这一年春被康熙皇帝养育宫中，随侍左右^①，故康熙去世之前，一直在宫中学习。

而据《雍正朝实录》所记：“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月癸酉，圣祖自畅春园幸南苑行围，遂驻蹕南苑。至是月戊子，圣躬不豫，因回驻畅春园。庚寅，以冬至届期，将大祀于南郊，命上恭代行礼。”^②这年十月康熙病，由雍亲王代行冬至郊祀大礼，同年“十一月壬午朔，甲午，圣祖仁皇帝宾天”^③。之后便是举行各种大殓仪式，雍正和弘历父子均哀恸之极，故无暇亦无心思练习书法。如弘历所言：“其年冬，龙驭上宾，我皇父哀毁过礼，食不甘味，御名(即弘历)同兄弟问安必勉怡颜色，以舒皇父之忧，退而自号哭于庐次，潸然不绝，盖恐伤我皇父之心。而每念我皇祖哀恸思慕，实不能自己也。”^④

因此，康熙六十一年冬，弘历能安心练习书法的日子仅是十月初那几天，习作可能是那些没记日期的散页，而且所用纸张的大小也不像雍正时期那样统一。特别是临摹《明皇西岳华山碑铭》一页，乃是临自康熙所书《临颜真卿华山碑》^⑤，其笔法结字、行格布局与康熙所书完全一致〔图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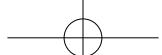
① 弘历在雍正八年所作七律诗云：“犹忆壬寅三月春，随銮方始奉恩纶。天颜近接承欢久，日角时临赐喜频。”见王原祁画《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册》后弘历跋，《石渠宝笈》初编卷二三。

② 《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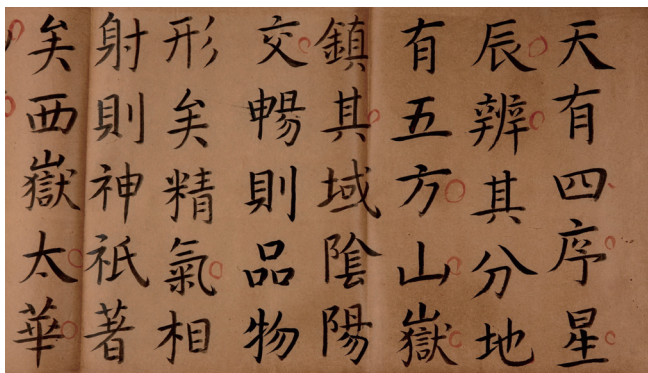
③ 《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④ 《恭跋皇祖圣祖仁皇帝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载《乐善堂全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参见《渊鉴斋御笔法帖》第六册，故宫博物院藏。



〔图六〕弘历纸本楷书摹《明皇西岳华山碑铭》页



〔图七〕《渊鉴斋御笔法帖》中所收康熙书《华山碑》拓本



七〕，最有可能是他随侍康熙的时候临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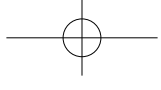
其次，第十四包“仿”，小楷临摹《毛诗·唐风》没有记年，应是雍正七年后半年所书，因为前面所述十三包“仿”中，除雍正七年作品外，都是全年书写记录完整，而雍正七年虽在外包纸上标明“正月至十二月仿”，却只有正月至七月的仿，缺八月到十二月的。这包无记年的仿没有使用其他仿所用的麻纸包裹，而是用一张包裹其诗稿的黄纸，而且在箱中依纪年的顺序存放时，与雍正七年写仿相连。在弘历的写仿中，大楷与小楷的用纸、大小都不同，且都分开包装，即使同一年所写也是如此，如雍正十二年仿，正月至五月一包，为小楷书；六月至十二月为大楷书，另成一包。

同时，雍正七年到八年间，也是弘历在皇子学业时期一个重要的时间点。雍正八年，他奉雍正之命编集自己的第一部诗文集《乐善堂集》，作为自己年满二十岁的一个总结。事实上，当时和弘历一起读书的弟弟弘昼，也在雍正八年冬他二十岁时汇集了自己的第一部诗文集《稽古斋文钞》，兄弟二人还互相为对方的文集作序。这可以看作是皇子教育中对一个重要的年龄节点进行的一次总结。此时不仅要总结自己的诗文成绩，还要对自己的书法学习进行调整，之前的“仿”一直写大楷，雍正八年后，基本都是小楷。此外，从弘历所书《毛诗·唐风》的笔墨特点看，他小楷书的用笔和结字还比较生涩，作业亦受到老师批评，与后期的小楷书比较，具有明显的差距，可以断定为刚开始写小楷时的墨迹。据此可以推断，这些未记年月的小楷《毛诗·唐风》“仿”，很可能是他在雍正七年下半年所写。

经过调整，可将弘历的书法写仿按照时间先后做如下排序，见〔表一〕：

〔表一〕弘历书法写仿内容编年表

时间	内容	用纸和数量
康熙六十一年冬	楷书《番君庙碑》、《明皇西岳华山碑铭》。	荆川太史纸2页
雍正元年正月至九月	楷书《番君庙碑》、《千字文》、《多宝塔碑》、五言诗。	荆川太史纸259页，白棉纸1页
雍正二年正月至十二月	楷书五言诗、唐李中《早春》、崔日用《奉和人日重宴大明宫恩赐彩缕人胜应制》、苏颋《奉和圣制人日清晖阁宴群臣遇雪应制》、司空图《早朝》、张仲素《圣明朝》。	白绵纸240页



（续表一）

雍正三年正月至十二月	楷书五言诗、唐李中《早春》、张仲素《圣明朝》、苏颋《奉和圣制人日清晖阁宴群臣遇雪应制》。	白绵纸105页
雍正四年正月至十二月	楷书《千字文》、五言诗、唐李中《早春》、苏颋《奉和圣制人日清晖阁宴群臣遇雪应制》、蔡少霞《新宫铭》、宋苏轼《春帖子词》、明李舜臣《徐锦衣西园》。	白绵纸149页
雍正五年正月至十二月	楷书《千字文》两段、梁简文帝《咏云》诗、唐李中《早春》、蔡少霞《新宫铭》、宋苏轼《春帖子词》二首、元张简《和铁崖小临海》。	白绵纸234页
雍正六年正月至十二月	楷书《千字文》、元张简《和铁崖小临海》、唐孙逖《正月十五夜应制诗》和明金善《元夕午门赐观灯》。	白绵纸208页
雍正七年正月至十二月	正月至七月，楷书《千字文》、唐孙逖《正月十五夜应制诗》诗和明金善《元夕午门赐观灯》诗、唐张九龄《龙池圣德颂·灵泉》和隋许善心《神雀颂》。 八月至十二月，小楷书《毛诗·唐风》。	白绵纸110页，荆川太史纸97页
雍正八年正月至十二月	小楷书《乐毅论》、赵孟頫《闲邪公传》、楷书《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荆川太史纸68页
雍正九年正月至十二月	小楷书《乐毅论》。	荆川太史纸43页
雍正十年正月至十二月	小楷书《乐毅论》、小行书临董其昌书《淳化阁帖》中宋儋《接拜帖》和僧智果《梁武帝评各家书》片段。	荆川太史纸59页
雍正十一年正月至十二月	小楷书《乐毅论》。	荆川太史纸48页
雍正十二年正月至十二月	正月至五月，小楷书《乐毅论》。 六月至十二月，楷书唐任瑗《瑞麦赋》。	荆川太史纸18页，白绵纸71页
雍正十三年正月至八月	楷书唐任瑗《瑞麦赋》。	白绵纸83页

根据不同年份书写的不同书体和内容，我们大致可以把弘历学习书法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书法基础学习阶段、大楷书学习阶段、小楷书学习阶段和再回归大楷书练习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时间安排是有计划的，书体和内容的选择也是有针对性的，当然有的书体和内容可能也与弘历自己的兴趣有关。

第一阶段为康熙六十一年到雍正元年，是弘历书法基础学习阶段。从开始所书《番君庙碑》和《西岳华山碑铭》仿的水平看，此时的笔法非常笨拙，字体结构也控制不好，但是已经有一定的稳定性，不是刚开始用毛笔的状态，说明这之前已经进行过书法用笔的学习。事实上，弘历从六岁便开始跟随雍正给他选的老师福敏学习，他在书自作《怀旧诗册》中追念福敏时说^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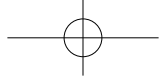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龙翰福先生，今古既殊宜，其教亦异施。古方教数年，今为出阁时（自注：出阁读书，明季诸臣常争之。我朝家法，皇子皇孙无不六岁就外傅读书者）。忆半舞勺岁（自注：六岁时也），皇考抡贤师。即从师授经，詎惟习少仪。

另外，他在《乐善堂集》庚戌年(1730)“原序”中又说^②：

余生九年始读书，十有四岁学属文，今年二十矣。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

① 弘历行书《怀旧诗册》第一册，故宫博物院藏。

② 载弘历《乐善堂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讲论至再至三。

这两处所言“六岁就外傅读书”和“九岁始读书”的含义是有所区别的，六岁开始学的是认字，以及一些细微的与孩子有关的礼仪，属于启蒙教育；九岁则开始读儒家经典^①。故朱轼也说：“雍正元年，我皇上绍登大宝，特命朱轼侍皇子读书。时皇四子、皇五子年甫十三岁，已熟读《诗》、《书》，‘四子’背诵，不遗一字。”^②

弘历在十三岁之前的学习虽以诵读经典为主，但也不可避免地进行认字、用毛笔写字的训练。因此，到十二岁被康熙皇帝养育宫中时，弘历已经具备一定的文化和书法基础，在他随侍康熙的这几个月里，除了前述写仿中推断为康熙六十一年冬的几页外，目前并没有发现其他书法习作。而他在所作《圣祖仁皇帝恩赐御书记》一文中，曾回忆其观看康熙创作书法并受到赏赐的事情，他说^③：

忆自年十二时，随皇祖圣祖仁皇帝往热河避暑，朝夕随侍。皇祖万几之暇，辄流览书史，或亲洒宸翰，御名（即弘历）从旁窃观，心慕而未敢以请也。皇祖顾御名（即弘历）曰：“汝爱吾书乎？”赐长幅一，复赐横幅一、扇一，皆持以告我皇父，宝而藏之。其年冬，龙驭上宾。

弘历这一时期的书法学习，主要是受康熙的熏陶和影响，或观看康熙挥毫作书，或对照其部分御笔书法进行临写，但还不是系统的日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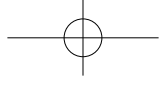
弘历真正系统的书法学习始于雍正元年。这一年初，雍正为皇子们选了四位老师，分别是徐元梦、朱轼、张廷玉和嵇曾筠，并举行了拜师礼。从此，弘历开始了严格而有规律的读书习字生活。

根据每页“仿”上所记日期，这一年书法学习开始时，先后写过两天《番君庙碑》、一天《多宝塔碑》和两天《千字文》，均是节临一段，这应该是老师有意安排的，目的是看看弘历现有的水平。这三种字帖的选择都是大楷，并代表不同层次：赵孟頫《番君庙碑》是典型的“赵体”楷书，楷中带有行书笔意，为其晚年的代表作，非初学者所能掌握。弘历初学书法，对赵书这种笔法和结字特点显然无法控制，老师对他“用墨太浓，字未端正”的评语是准确的。可能因为弘历在康熙时期对此碑有所尝试，故老师让其先写。以白棉纸摹写《千字文》也是学习大楷的一项基本功，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位皇帝都曾反复写过这一内容，目前故宫博物院还保存有很多顺治帝楷书《千字文》写仿页和雍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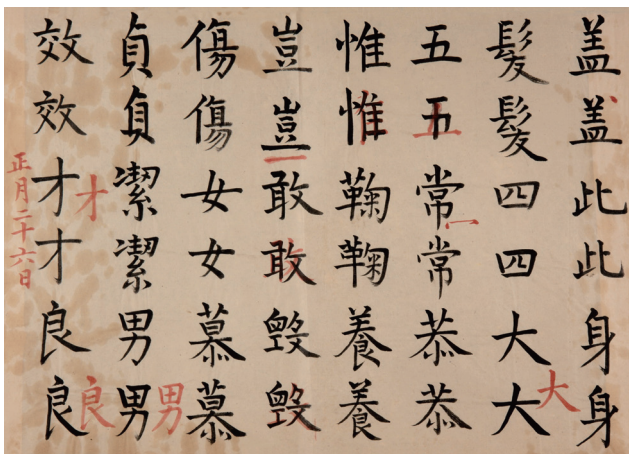
① 据《清太宗实录》“卷十”记载，皇太极曾下令：“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弘历所言九岁始读书乃祖制，实际上他开始读书的时间更早。

② 朱轼《乐善堂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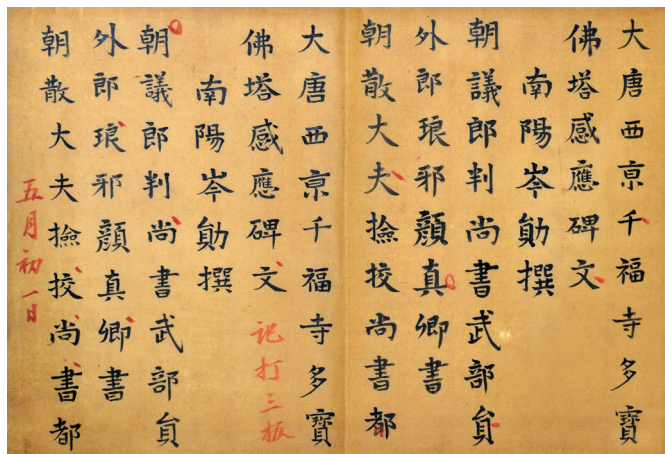
③ 此文为雍正八年所作，载《乐善堂全集》卷八，镌刻于康熙《御书题画诗卷》外面的龙箱上，贮乾清宫，《石渠宝笈·初编》“卷之一”上，上海书店影印本。



〔图八〕弘历纸本楷书摹《千字文》页



〔图九〕弘历纸本楷书临《多宝塔碑》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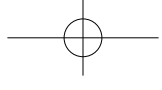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帝楷书《临赵孟頫书千字文卷》；此外，因为白绵纸透过性不如太史纸清楚，初学者摹写难度也更大，适合对楷书笔画掌握较好者用以规范字的结构，而弘历此时还不能很好地控制基本用笔，显然更无暇顾及字的结构，故老师在这两页仿中一些字上或旁边不断以硃笔进行纠正和示范〔图八〕。

颜真卿《多宝塔碑》是历代公认的初学者最佳的楷书范本，以薄纸影写，可以帮助规范楷书的笔画和字形，非常适合弘历打基础阶段临摹，故其楷书学习还是从摹写《多宝塔碑》开始。从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开始，到九月十九日，弘历都是以荆川太史纸摹写《多宝塔碑》，而且只写开始部分。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每日重复相同的内容确实比较枯燥。弘历从正月到三月期间专心摹写两个月后，开始尝试临写：三月二十二日第一次摆脱原帖进行临写；之后四五月间，基本上是临一两天，摹一两天。临写显然比摹写的速度快，这也符合弘历的性格，但水准的差距却是明显的。因此，老师在五月初一弘历临写的作业上硃笔批到“记打三板”，对他这种草率浮躁的表现加以警告〔图九〕，故六月之后直到九月结束，全都只好是规矩地摹写了。经过九个月对《多宝塔碑》的临摹，弘历的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前后比较，可以看出后期的临摹越写越熟，特别是在对楷书笔画特点的掌握方面，能够做到运笔到位，交代清楚。因此，可以转到第二阶段，改用白绵纸影写。

第二阶段为雍正二年到雍正七年七月，是弘历大楷书的练习阶段。由于有近八个月对《多宝塔碑》的临摹，弘历对楷书笔画的书写已经形成一定的习惯，再以白绵纸影写时，明显比去年写《千字文》的效果好。因此，这一阶段的书法学习重点是掌握字的间架结构，这不仅需要大量重复临摹，还需要临摹更多内容，以熟悉不同字的结字特点。在这六年半的时间内，弘历反复临摹了《千字文》以及多首唐、宋、元、明的诗词、文赋，由于“仿”中每次所摹的内容相同，所以格式、结字和大小也完全一样，可断定，这些“仿”所参照的范本应是一个固定的母本。虽然在整理弘历写仿时没有发现这类母本，但是在顺治帝的写仿中，还保留了一些类似的楷书母本，都是红字印制而成，加朱栏方格，有的仅是空白朱栏影格，既可做描红使用^{〔1〕}，亦可作影写之用。据此推想，弘历的这些“仿”也

〔1〕 故宫博物院藏有顺治帝描红的“仿”和未描的模本，其影写用纸亦是较薄的白绵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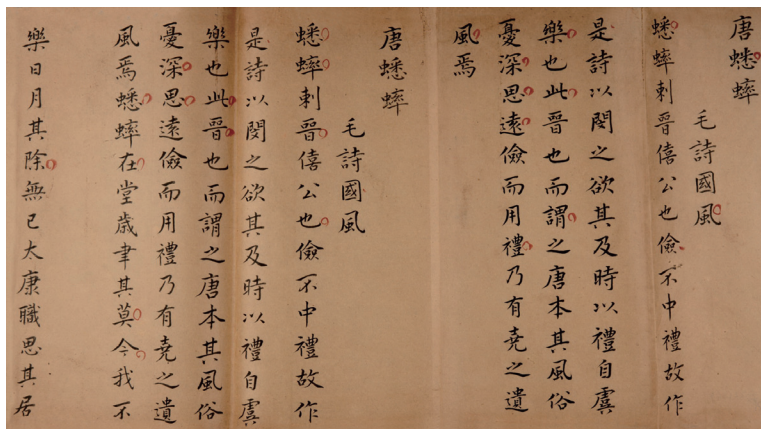
应有这样的母本。

在写仿内容的选择上，亦明显地带有康熙的影响。除了《千字文》外，所选诗文多出自康熙御定的诗文选集，如唐李中《早春诗》收录于《康熙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中^①，唐崔日用《奉和人日重宴大明宫恩赐彩缕人胜应制诗》、唐苏颋《奉和圣制人日清晖阁宴群臣遇雪应制诗》、唐张仲素《圣明朝诗》、元张简《和铁崖小临海诗》、明金善《元夕午门赐观灯诗》均收录于《康熙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中^②，唐司空图《早朝诗》收录于《康熙御选唐诗》中^③；明李舜臣《徐锦衣西园诗》收录于《康熙御选明诗》中^④，元张简《和铁崖小临海》收录于《康熙御选元诗》中^⑤。梁简文帝《咏云诗》、唐孙逖《正月十五夜应制诗》、唐张九龄《龙池圣德颂·灵泉》，均收录于《康熙御定渊鉴类函》中^⑥。将这些仿写内容与文献原文校勘，可以看到临摹用的母本对原文中个别字句做了删改，但文意并没改变，估计是为了习字的需要。

选取如此多的诗文进行临摹，一方面可以熟悉更多字的结字特点，另一方面也可以不断变换临摹内容，以避免总是重复同一个内容而导致厌倦。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弘历大楷书的临摹，总是隔几个月就换一首诗文的母本。这段时期的摹写总体上是不断进步的，对字的结构掌握也愈发准确，偶尔有不稳定的时候如运笔轻飘、结构变形，大概是因心浮气躁，应付作业所致。

第三阶段为雍正七年八月到雍正十二年五月，是弘历小楷书学习阶段。在大楷书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弘历转而开始了小楷书的临摹。在小楷学习的开始阶段，弘历同样经历了一次范本选择的过程。雍正七年的下半年，临摹的内容为宋高宗小楷《毛诗·唐风》[图十]，弘历对马和之画《毛诗》图及赵构小楷书《毛诗》这一题材是很喜欢的，继位之初曾对其细心整理，命词臣仿马和之笔意绘图，自己则书写《毛诗》全篇。而这篇《唐风》是他最早接触到的宋高宗小楷书作品，刊于冯铨的《快雪堂帖》中，弘

〔图十〕弘历纸本小楷书摹宋赵构书《毛诗·唐风》页



① 载康熙年《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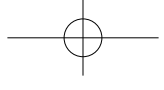
② 分别载康熙四十五年《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三四、卷一四、卷一二四、卷八、卷三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载康熙五十二年《御选唐诗》卷二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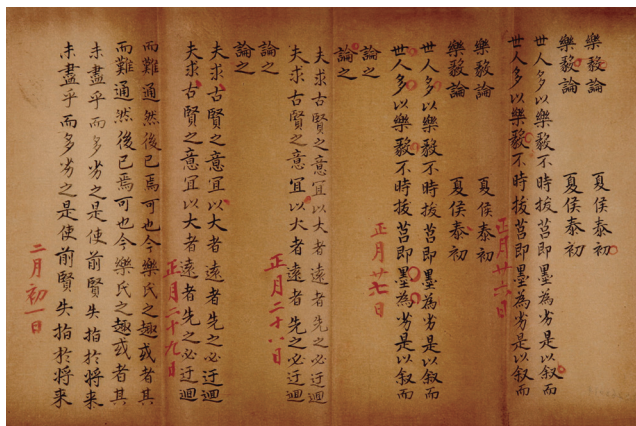
④ 载康熙四十八年《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明诗》卷九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载康熙四十八年《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元诗》卷一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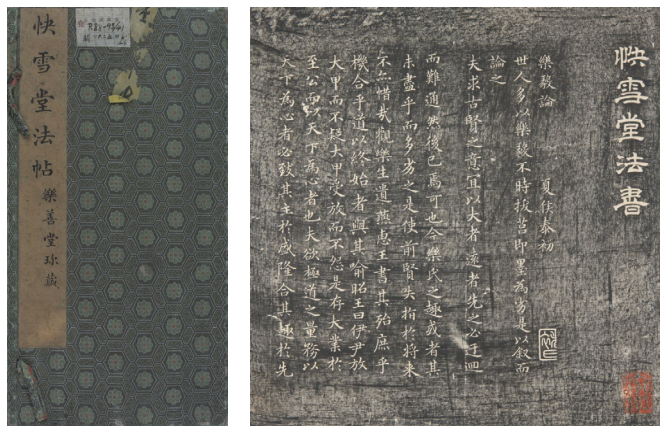
⑥ 分别载康熙四十九年《御定渊鉴类函》卷五、卷一七、卷三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图十一〕弘历纸本小楷书摹《乐毅论》页



〔图十二〕《快雪堂帖》中所收王羲之《乐毅论》拓本封面及本幅



历在皇子时期曾收藏此帖的涿拓本^①，他在晚年(1791)所作《宋高宗书马和之画唐风图跋》中说^②：

唐风十二篇，高宗书、马和之画俱全，张丑曾载之《清河书画舫》，冯铨摹其书入《快雪堂帖》。予尝再临，且为补《采苓》篇名者也。

《跋》中言及对此帖曾一再临写，且订补所缺内容，说明弘历对此帖的喜爱。但是，赵构的小楷书浑厚飘逸，兼有章草笔意，同样不是初学小楷者所能掌握的。弘历初次临写，虽然行格大小、每行字数及篇章布局皆按原帖格式，但因功力不深，为追摹其飘逸的特点，反而导致运笔收笔均不到位，结构也显得松垮；此外，所有的字都是只摹写一遍，不像之前大楷每字写两遍，有急于求成之态，因此受到老师的批评：“每日有半日之闲，何必草率急遽。”^③由于临学赵构的小楷书效果不好，从雍正八年开始，弘历开始摹写王羲之的小楷《乐毅论》，所据亦是《快雪堂帖》的拓本〔图十一、图十二〕。

王羲之《乐毅论》，传是王羲之为其子官奴抄写的，直接以小楷书于石上，被视为得意之作，后世评价甚高，隋智永说：“《乐毅论》者，正书第一，梁世摹出，天下珍之。”^④唐褚遂良在《拓本〈乐毅〉记》中也说：此石后经唐太宗收藏，并令冯承素摹写，赏赐给长孙无忌等六人。褚遂良认为此书即便是冯承素的摹本，亦“笔势精妙，备尽楷则”^⑤，因此把此帖列为《右军书目》中正书五卷之第一。《乐毅论》历代翻刻本很多，康熙皇帝也曾临摹过《乐毅论》，但格式与《快雪堂帖》的不同^⑥，而弘历所摹

① 故宫博物院藏有弘历乐善堂收藏的《快雪堂帖》，紫禁城出版社曾经影印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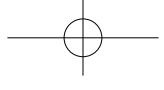
② 载《乾隆御制文集·三集》卷一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见这一年写仿第68页上的硃笔批语。

④ 见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载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

⑤ 参见《右军书目》中《拓本〈乐毅〉记》，载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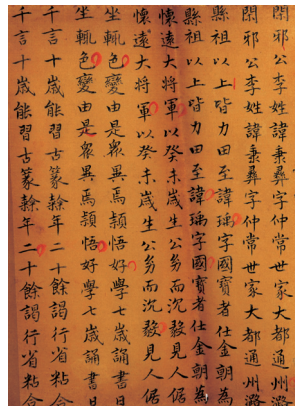
⑥ 参见《渊鉴斋法帖》第二册，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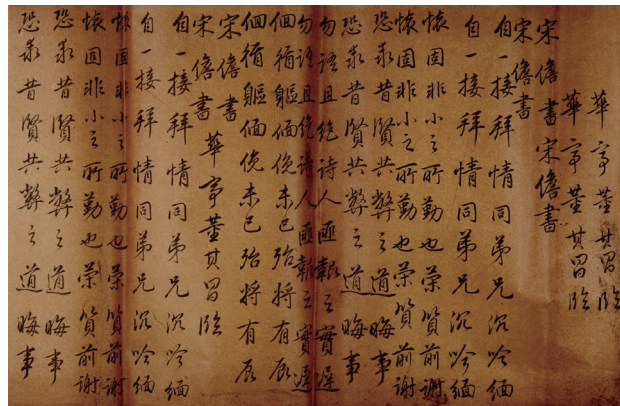
与《快雪堂帖》格式一致，显然他摹此帖不是以其祖父的墨迹为范本。

《快雪堂帖》中的《乐毅论》虽非古拓本，“但笔法却能看得清楚，而且结体工稳，笔画舒展，匀称秀逸，便于临写”^①，非常适合初学小楷者摹写，这也许是弘历选此作范本的原因。他对

〔图十三〕弘历纸本小楷书摹赵孟頫《闲邪公传》页



〔图十四〕弘历纸本行书临董其昌书宋儋《接拜帖》页



《乐毅论》的摹写又恢复到之前摹大楷时的规矩，即一字两遍，只是为符合原帖格式，改为每行两遍，纸张也恢复使用荆川太史纸，为的是影写时能够清楚看清下面母本的笔画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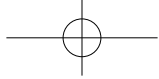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在雍正八年之后的五年中，弘历专心摹写《乐毅论》，每天写原帖两行，每行两遍，第二天再重复前一天内容，即两天摹写拓本中两行的内容，每行四遍。第三天临摹原帖新的内容，两行两遍，第四天再重复第三天的内容，以此类推，从头写到尾算一回。按此计算，雍正八年摹了八回；雍正九年摹了五回，第五回未写完；雍正十年摹了六回，第六回未写完；雍正十一年也摹了六回，第六回未写完；雍正十二年前五个月摹了两回。单就摹写的数量而言，弘历对此帖还是下了很大的工夫，从摹写的质量看，用笔结字也都比较稳定，状态也不再如初期那样时有急躁之气，显示出弘历的心境渐趋沉稳。因此老师在批阅仿时，也不再有之前那样的批评了。

在此期间，弘历还摹写了其他书家的一些作品，共三件，均未记日期，可能属于日课要求之外的习作：摹赵孟頫小楷《闲邪公传》六页，亦以《快雪堂帖》为范本〔图十三〕，按其行格摹写，每行写两遍，但不再重复，未写完一回，但也有老师硃笔圈点批阅的痕迹，保存于雍正八年的写仿包中；这年还有一页大楷书写的《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没有完成，也没有硃笔圈点，估计未交给老师。雍正十年，弘历还临摹了董其昌书宋儋《接拜帖》〔图十四〕和僧智果书《梁武帝评各家书》中的部分片断八页，这是目前所见弘历最早的具有书法意义的行草书墨迹^②，虽是不经意的练笔草稿^③，且章法凌乱，但用笔结字颇有董氏书风的特点和韵味。由于不是要给老师看的作业，又没有摹写的束缚，弘历写起来很放松，虽没有系统练习行草书，但自幼受父祖爱好董书的熏陶和当时书坛风气影响，耳濡目染，加之临摹楷书多年，具备一定的功底，一旦上手临写，便有些许神似。这也证明了，弘历此时已经开始尝试楷书之外的书体，而董氏书风对他的行草书影响既是最早的，也是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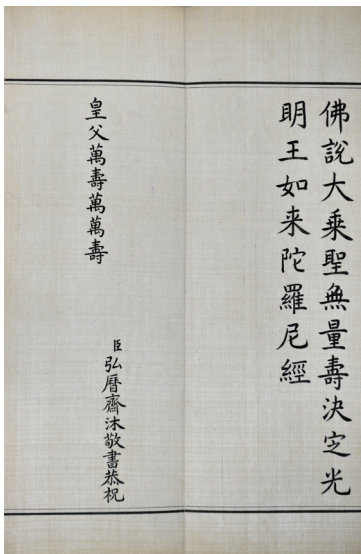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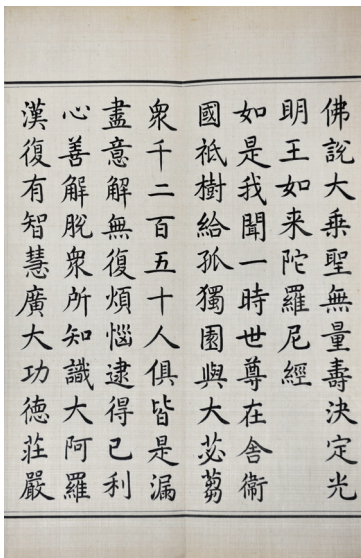
① 参见王连起：《快雪堂法帖介绍》，载《故宫博物院藏涿拓快雪堂帖》，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

② 故宫所藏他皇子时期的诗文草稿也是行草书，但是不讲究笔法风格，因此不具有书法意义。

③ 这八页行草书墨迹也没有老师的硃笔圈点。



〔图十五〕弘历绢本楷书《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册的封面函套及册内首尾页



的。

第四阶段为雍正十二年六月到雍正十三年八月，是弘历再回归大楷书练习的阶段。弘历之所以中断小楷书的练习，重新进行大楷书的临摹，既是自身书法学习的再调整，又与其书法现实需要有密切关系。这次临摹的内容为唐任瑗所作的《瑞麦赋》片断，亦收录于康熙《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中，是之前从没有临摹过的新内容，虽仍用白绵纸，且每字只写一遍，但用笔结字较以前的大楷书更加熟练，也更显自然，两相对比，可看出明显的进步。而此时重新练习大楷书，也可能与准备为雍正六十大寿写贺寿作品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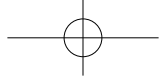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故宫所藏绢本乾隆《御书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册》〔图十五〕，款署：“臣弘历斋沐敬书，恭祝皇父万寿万万寿。”册尾的自题中称：“雍正乙卯，予小子敬书是经，拟俟皇父六旬万寿，恭进祝禧。岂期不吊昊天，遂虚凤愿，乃以大丧百日，恭荐几筵。”据此可知，这是他于雍正十三年(1735)所书，原拟在雍正六十寿辰(1737)时作进献之用。此册的字体大小、行格间距与《瑞麦赋》基本相同，《瑞麦赋》的“仿”一直写到雍正帝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结束，说明这部佛经的书写与“仿”的书写应该是同步的。如果不是雍正正在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突然死亡，估计弘历会在之后的时间内反复书写，并从中选一部最满意的呈献给父皇。因此，弘历从十二年下半年改写大楷书，很可能是为了写字体同等大小的佛经作准备。当然，这么大的字对于他在画上写诗、题跋也是比较合适的，本文在此仅是将二者之间的联系作一个推断，结论尚有待更多证据的检验。

四 从弘历的书法学习看当时的皇子教育制度

对弘历书法写仿的整理与研究，为我们探究清代皇子教育制度补充了很多新材料，弥补了以前讨论这一制度时只注重诗文、骑射方面的教育，而忽略了书法教育的缺憾，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满文书法的教育。这里仅就汉文书法教育的老师和每日写仿的时间安排作一初步探讨。

雍正帝非常重视对皇子的教育，继位之初便为弘历和他的兄弟选择了四位老师。弘历在怀念朱轼的《怀旧诗》中说^{〔1〕}：

〔1〕 弘历行书《怀旧诗册》第一册，故宫博物院藏，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四亦有此记载。



皇考选朝臣，授业我兄弟。四人胥宿儒，徐（元梦）、朱（轼）及张（廷玉）、嵇（曾筠）。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

并自注云：

我朝成例，皇子初就学，见师傅，彼此皆长揖。皇考择此四人为余兄弟之师，命在懋勤殿行拜见之礼，示尊重也。

雍正帝不仅遴选当朝硕学大儒做皇子们的老师，还针对康熙时期对皇子师傅种种不尊敬的举措做了修正，对其皇子们拜师及师生关系作了具体规定，雍正元年谕^①：

诸皇子入学之日，与师傅备机子四张，高桌四张，将书籍、笔砚、表瑞安设桌上。皇子行礼时，尔等力劝其受礼。如不肯受，皇子向座一揖，以师儒之礼相敬。如此，则皇子知隆重师傅，师傅等得尽心教导，此古礼也。至桌张饭菜，尔等照例用心预备。

这样做不仅使老师的尊严和权威在皇子心中得以确立，使皇子们自觉服从老师的管束，同时也勉励老师尽心授业，严格施教。事实上，从弘历写仿作业的批语中可以看出，老师们对皇子的教育是尽职而不留情面的。

关于写仿上硃笔批语的作者，从书法风格看，不是雍正帝本人，应该是弘历的老师。在顺治皇帝的写仿习作上，也有很多硃笔圈点，据仿上顺治帝自己所记日期，基本是书于顺治十四年、十五年，说明皇帝或皇子的老师也是以用硃笔批改学生的作业。雍正时期，做过弘历老师的大臣非常多，除前面提到的福敏等五人以外，还有鄂尔泰、蒋廷锡、蔡世远、邵基、胡煦和顾成天等人，从他们为《乐善堂集》所作序言中大致可以看出各自入值内廷的时间：

鄂尔泰云：“尔泰以封疆之臣入参政事，恭承恩命，获侍讲筵。”^②

蒋廷锡云：“雍正八年夏六月，廷锡蒙恩命得陪侍皇子讲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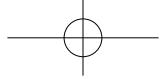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蔡世远云：“雍正元年，世远蒙恩特召入直内廷，随侍皇四子、皇五子读书。”

邵基云：“今（即他雍正九年作序那年）复得侍书皇子。”

胡煦云：“煦于雍正八年六月内奉命在皇子书房行走。”

① （清）吴振棫：《养古斋丛录》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② 此文所说“以封疆之臣入参政事”，即雍正十年，鄂尔泰“召拜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务”，参见《清史稿》卷二八八《鄂尔泰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顾成天：“雍正七年十一月，成天蒙恩召至京邸，八年三月得入伴皇子讲读。”

这些人中，从雍正元年即做皇子老师的有徐元梦、朱轼、张廷玉、嵇曾筠和蔡世远五人，其中徐元梦、张廷玉和嵇曾筠三人时间并不长，弘历在《怀旧诗》中云^①：

“其三时去来，可亭则恒矣。……如坐春风中，十三年迅耳。”并自己解释说：“徐（元梦）未久得罪去；张（廷玉）以书写谕旨事繁，旬月中偶一至上书房；嵇（曾筠）则出为河督；惟先生常至书斋，为余兄弟讲授。”

只有朱轼于雍正帝在位的十三年中一直做弘历的老师。另一名蔡世远，弘历《怀旧诗》中说“虽未预懋勤，八载寒暑共”，并自己解释说：“先生后至书房，不在徐、朱、张、嵇四人之列。自甲辰至辛亥，从学凡八年，昕夕讲诵，无少辍。”在蔡何时担任皇子老师的问题上，弘历的记述与蔡世远的序文有出入。事实是，雍正元年，蔡世远正在福州主持鳌峰书院，这年奉诏进京，授为翰林编修，直上书房，而真正开始侍诸皇子读书可能已到次年，故乾隆帝说他任老师是从甲辰（雍正二年）开始的，自然蔡世远就没赶上元年的懋勤殿拜师仪式，故二者并不矛盾。蔡世远从雍正二年到九年做了八年皇子的老师，后因失察其子私给船照而被降一级调用离任。从时间上看，朱轼、蔡世远对弘历皇子时期的教育贡献最大，影响也最大。而蔡世远尤为尽职尽责，由于当时兼任保傅（皇子老师）的都是执政大臣，他们政事方殷，无法朝夕在侧，唯有世远侍奉十余年，卯时进宫，酉时出宫，风雨无间，未尝一日旷缺，郡王以下的皇族子弟也都亲自报名接受他的辅导。雍正称赞他讲学用心得体，诸执政大臣也多赞誉：“闻之忠信正直，学足以达其言，诚足以致其志，或过于阔疏而无近虑，洵《书》所谓‘惟其人’者也。”^②根据写仿上硃笔所书日期的笔法风格并不一样的现象，可以推断批语不是一位老师所为，应是每天当值的老师记录，而最主要的批阅者也应该是朱轼和蔡世远，这也符合所记日期的字中两种风格最为常见的现象。而其中的硃笔批语，分别出现于雍正元年（三条）和雍正七年（一条），用笔风格一致，应该不是蔡世远所书，因前文已述，雍正元年蔡世远尚未真正指导弘历，且书法与蔡氏书风有所异〔图十六〕^③。至于是不是朱轼，或是其他老师，尚待进一步的资料被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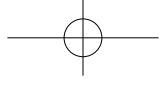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关于写仿在每日皇子们上课中的具体时间安排，也有一个新的发现，对清代文献记载是重要的补充。文献中比较著名的是赵翼在《皇子读书》中描述他值内廷时所见皇子读书的情景^④：

① 弘历行书《怀旧诗册》第一册，故宫博物院藏。

② 参见《碑传集》卷二二，《雍正朝部院大臣上·蔡世远》，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三册。

③ 蔡世远书法很少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他的大字立轴，而小字书法仅在北京一拍卖会中的张照书法卷后发现过一篇题跋。

④ （清）赵翼：《檐曝杂记》卷一，《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标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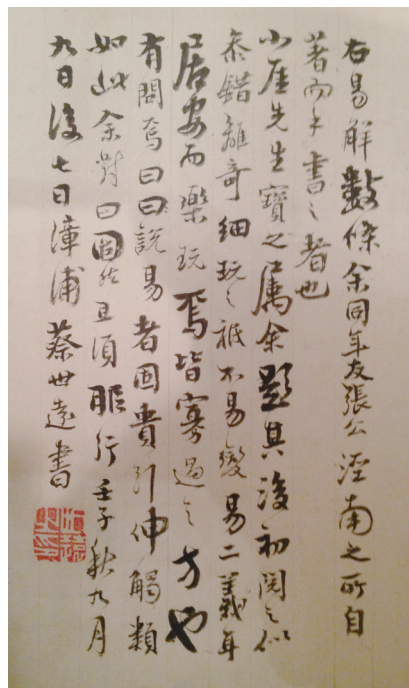


〔图十六〕蔡世远纸本行书跋张照书《易解》卷

本朝家法之严，既皇子读书一事，以炯绝千古。余内值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依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课程，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骑射等事，薄暮始休。

此外，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还说^①：

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及前一日巳刻，准散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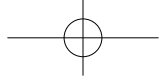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这些记载虽被广泛引用，但并不完整，赵翼没有提及书法学习的时间，吴振棫提到每日到书房先习满蒙汉文而后再上课的次序，但却不够详细准确。实际上他所说的“习满洲、蒙古文”和“习汉书”应该包括写满汉“仿”，而且在皇子们每天的课程中，写“仿”的时间是根据季节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在弘历留下的《书斋课程》中^②，保存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在雍正十三年那一册《书斋课程》第一页的背面，他特意写了一段全年日课的时间安排：

十月初一至二月初一，申初散。二月初一至四月初一、八月初一至十月初一，申初二刻散。四月初一至五月初一、七月初一至八月初一，申正散。五月初一至七月初一，申正二刻散。到俱以黎明。换季：夏令，仿在早饭前，晚讲书在午饭后；冬令，仿在饭后，书在饭前。此年例也。

这段准确的时间表，订正了文献记载中模糊不清之处，不仅证明皇子每天上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仿”，之后才进行讲书和写文章，而且强调上课时间随季节调整，即以黎明为开始时间。冬季

① （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② 目前故宫博物院保存有弘历手书《书斋课程》四册，分别是雍正十年到十三年每天作息记录，每年一册，原来与这些“仿”保存在同一个箱子内。



天亮得晚，写仿在早饭后；夏季天亮得早，写仿在早饭前。

五 结 语

通过对弘历在皇子时期这批书法写仿的整理，我们不仅廓清了他当时学习书法的具体过程，且对文献中有关清代皇子教育状况的记载也有所补充。从书法的角度看，弘历皇子时期的墨迹更真实自然，这时期他的书法学习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是勤奋，十三年间坚持每天练习书法，除节日和特殊情况极少间断，保留下的1795页的写仿作业，从笔墨生涩到用笔娴熟，体现了他所下的功夫之大。第二是急躁，弘历自幼聪明，作业完成的比同学的兄弟快^{〔1〕}，这也导致孩童浮躁的心态，反映在书法作业上，就是多次因急于求成，用笔草率而被老师批评。第三是基础不牢，弘历作皇子时间不如雍正长，无法系统提高自身的书法修养，正如他在跋其父《御书法帖》时所说的：“（雍正）居潜邸时，常以图史翰墨自娱，雅好临池，陶镕晋唐宋元以来名家墨妙，历年所积，充牣琅函。”^{〔2〕}

弘历原来也想按照这条路学习书法，但雍正帝的突然死亡，使得弘历原有的学习进程被迫终止，其写仿作业就到雍正帝死前一天（即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此后，作为皇帝再写的字就是“御笔”了，身边的老师、词臣也不可能如以前那样客观评价，更不会指摘其不足，只会一味颂扬吹捧，弘历也不可能再静下心来完成自己的书法基础性练习，而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喜好尽情尝试各种风格，这导致他基础不扎实、用笔不到家的毛病始终难有改进，加之其对书法艺术的悟性不高，所以，虽然在此后的六十多年里，他博览历代众多名家巨迹，也充满热情地反复临写，却始终无法大幅度地提高自身的书法水平，亦不能演化出境界更高的个人艺术风格。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书画部]

（责任编辑：何 芳）

〔1〕 弘历在《怀旧诗册》中回忆自己幼年时从福敏上课的情景说：“背诵自幼敏，匪曰诩诩齐。日课每速毕，师留为之辞。”并进一步自己解释说：“余幼时日所授书，每易成诵，课常早毕。先生即谓余曰：今日之课虽毕，曷不兼治明日之课，比及明日复然。吾弟和亲王，资性稍钝，日课恒落后，先生则曰：弟在书斋，兄岂可不留以待之。复令余加课，俟其既毕同散。”诗册现藏故宫博物院。

〔2〕 弘历《跋世宗宪皇帝御书法帖》，《御制文初集》卷一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